

哈谢克和

《好兵帅克》

蒋承俊 著



065

出版社

哈 谢 克 和《好兵帅克》

蒋承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哈谢克和《好兵帅克》

蒋承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4.75印张 75千字

印数: 001—1000

1993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441-7/I·52 定价: 3.4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生平.....	(1)
引子.....	(1)
清苦的童年.....	(2)
从逆境中走上创作道路.....	(5)
无政府主义者.....	(8)
不幸的婚姻.....	(12)
放浪形骸.....	(14)
“开小差”.....	(19)
从玩世不恭到红军政委.....	(22)
回国后.....	(25)
孤寂潦倒.....	(31)
短篇小说.....	(36)
短篇小说和小品文的创作.....	(36)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	(39)
《穷儿汤》.....	(42)
《得救》.....	(45)
《巴拉顿湖畔》.....	(48)
哈谢克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52)
代表作品.....	(55)
《好兵帅克历险记》.....	(55)
独具一格的讽刺才能.....	(126)
结束语.....	(143)

生平

引子

关于哈谢克以及他的“帅克”，半个多世纪以来褒贬不一。在捷克资产阶级当政时强加给作家的罪名是：下流文人、酗酒犯、“坐在酒馆里捉摸不定的斯芬克斯。”甚至有人对哈谢克的一些浪荡行为作过多种分析解释：不正常的心理表现；他的血液中充满了一种动物性的恶魔似的酒精成分；传记学家瓦·门格尔说：“浪荡行为在一些人里是一种生物的现象，而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则是社会学的现象，哈谢克身上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一个天生的浪荡者。”他的一生就是活灵活现的神话。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早在达达主义出现之前就是一部类似达达派的作品了。

然而，无产阶级看到的哈谢克则是出身贫寒，始终站在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一边，对他们寄予无限同情和希望，并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他们。“他那惹人注目的放荡不羁的生活只是一副滑稽的面具，用来掩饰他天生的腼腆和隐藏的个人悲剧。”他既是一位幽默讽刺作家，又是一位革

命者。他是一个从不自觉而走向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清苦的童年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于1883年4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穷教员的家里，其祖父弗朗基谢克·哈谢克出身农民家庭，曾参加过1848年的布拉格起义。哈谢克的父亲约瑟夫·哈谢克在皮塞克读书时，爱上了一位神父的女儿卡特日娜·雅雷肖娃；这位美丽的姑娘同当时许多官员的女儿一样没进过正规学校学习，只上了妇女缝纫训练班和在私人家里补习过法文课。约瑟夫家境贫寒，没读完大学就去一私立的德国中学教书，薪俸极少。这时，他向雅雷肖娃求婚，不料被嫌贫爱富的老丈人顶了回来，提出条件：什么时候有钱了就什么时候来娶人。约瑟夫辛辛苦苦工作了十三年才攒了一笔钱娶到了雅雷肖娃，那时他自己已三十六岁，而她也三十出头了。婚后不久全家从乡下迁往京城布拉格。头生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1883年生了哈谢克，后又添了一个弟弟，并收养了远亲一个孤女玛丽耶。家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而挣钱的就只有那老实、正直的约瑟夫一人。于是这可怜的小老头猛给自己工作加码，在学校累了一天之后，夜间还得去给有钱

家的少爷小姐们补习功课，再赚点钱以补贴家用。后来他又在斯拉维亚银行保险科任会计。全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病魔不时会找上门来，什么肺炎、麻疹甚至天花都曾光顾过孩子们，哈谢克就在一次麻疹中得了中耳炎，从此失去了音乐的听觉。哈谢克虽然十分遵从对孩子管教甚严的父亲，但他在家里感到窒息，生活得不自在，没乐趣，少自由，很少交往，也没什么人来家拜访，只偶而有哈谢克的教母什兰丝卡小姐来看望一下他们，带来一点玩具给孩子们。哈谢克对放学后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父亲身旁一味地念书，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的日子感到厌烦。因此，一遇机会外出，他就像鸟儿飞出了笼子，欢快、自由地在广阔的天地里翱翔。还只几岁的哈谢克，一次陪外公在广场上散步，借给外祖父买香烟的机会就溜走了。家人四处寻找，急得母亲捶胸跌脚；外祖父朝警察嚷嚷，直到黄昏时才在陆军总医院的门前找到了他，小哈谢克正在同军人们戏耍，学着抽烟玩。

转瞬间，哈谢克和玛丽耶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新的开支都威胁着家庭的经济，但约瑟夫深知孩子们受教育的必要性，他采取了各种紧缩家庭开支的措施，并典当先辈留下来的遗物以供孩子们进学校求学。此情此景，使幼小的哈谢克深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小就懂得用功读书。他

学得很好，五年级后就被保送入中学。

哈谢克的中学时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度过的。他的班主任正是捷克著名的爱国主义的历史小说家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这位老师常以历史上众多的捷克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光辉的事迹来教育青年一代；哈谢克的父亲虽然在德国学校任教，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正直爱国的捷克人，常教育孩子要爱祖国、爱普通的人；特别是哈谢克的母亲时常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情；讲她度过童年的捷克南部地带美丽的风景、名胜古迹以及居住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纯朴的乡民，他们是怎样在外族的压迫、蹂躏下度日，过着牲口般的生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捷克民族达三百年之久，因此推翻它，从它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每个正直的捷克人的奋斗理想。哈谢克发愤学习，暗下决心，要为推翻这个封建王朝出点力。在中学的头两年，他成绩优良，思想敏捷，表现出惊人的想像力和记忆力，人人都说哈谢克有一个“好脑袋”，什么都能记住。为减少家庭负担，他每个寒暑假总去教堂服务，得几个钱以支付第二年的学费。这样，他对宗教事宜颇为熟悉，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有关宗教方面的素材。

从逆境中走上创作道路

1895年，哈谢克的父亲病倒了。可怜的人，一辈子受苦，穷得连病都不能去瞧，一般的菜都吃不起，终于在1896年2月离开了那可诅咒的人世。那时哈谢克才十三岁，弟弟还小，玛丽耶还得留在他家里。因父亲在斯拉维亚银行工作不满十年，孤儿寡母拿不到抚恤金，只能领点补贴。他们拿到这点钱后，母亲下决心宁肯忍受未来受冻挨饿的苦日子也要满足孩子们多年的渴望，带他们回到她儿时居住过的地方去一趟。此次南方之行，使哈谢克受益不浅，是他作为作家的意义深远的生活经验之一。他走访那些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的穷亲戚；记录下他们各自苦难的历程；并搜集附近城镇的各种轶事，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很好素材。

从母亲的故乡回来之后，哈谢克一家的日子更难熬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家经常处于断炊的悲惨境地，这时不得不靠亲友们接济过活。母亲四处奔波寻找职业，最后找到一家服装店剪裁内衣的工作。但工资很低。哈谢克见母亲如此劳累受苦，他只好中途辍学找活干，以助可怜的老母一臂之力。于是他到了一家药房里当学徒。在这里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同他们聊

天，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记下人们口述的各种有趣的轶事。他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想做一名作家的思想，他要写出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人和事来。故1898—1900年属于哈谢克创作的准备阶段。为了更好地武装自己文学方面的能力，他设法重进学校学习，结果只进到了一所贸易专科学校，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学院。在学校里，这位寡言少语、内向、早熟，并有点孤芳自赏的学生很少同别人谈起自己在写作方面的打算。他只是偷偷地、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大量文学作品，被作品中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感情所激动，从而激起了他自己也来进行创作的欲望。他头一个暑假就徒步去观光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地。祖国的锦绣河山，如画的风景，常常激起年轻的哈谢克的创作热情。1900年，他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随笔，叙述了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死去的悲惨故事。翌年，他的短篇小说《节日里的吉卜赛人》问世，描写了警察怎么破坏吉卜赛人的欢乐宴会。他还与拉·哈耶克出过一本诗集《五月的呐喊》。他最初的创作就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爱与憎，笔触幽默且诙谐的特色也已开始呈现出来。

贸易专科学校毕业后，应母亲的恳求，为弟妹们能上小学，哈谢克只好放弃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而去一家银行任职。哈谢克忍受不了

银行那种单调乏味的抄抄算算的工作。他从小就渴望自由，极力想从包围着他的窒息的环境里挣扎出来，从把他紧锁在银行柜台后面的圈椅里挣脱出来，因此他想去旅行，去深入底层，把游历中看到的种种情景，作为在文艺创作上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徒步遍游祖国大地，在大半个欧洲漂泊流浪，常常身无分文，“沿途乞讨”。终因擅离职守被银行解雇。他倒乐意，可苦了他母亲，因全家将少了六十个克朗的收入。但哈谢克答应了他妈妈，他将用写作来养家，但这个允诺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

本世纪初，哈谢克步入文坛不久，经著名文学家拉·哈耶克的介绍，他加入了“吹奏管”颓废派文学团体。该团体对西方颓废艺术十分倾倒。但哈谢克很快就意识到，咖啡馆、沙龙是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家和高超的艺术来的。他属于自然、属于人民大众，与现实主义文学更亲。他以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为榜样，特别称赞高尔基这个“新时代的人道主义的代表”，要像他那样到生活的底层去，把立脚点转到劳苦大众中去。遗憾的是，这位年轻的作家在追寻中没有像高尔基那样有伟大的列宁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指引，而是常常生活在追寻的危机中。

无政府主义者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捷克莫斯特地区和捷克东部地区工人中十分流行，对捷克知识分子有特殊的影响。它的领袖人物就是捷克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斯·克·诺伊曼、作家波·伏尔奔斯基、伏·波莱克等知识分子，以后他们大多数都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拒绝参加议会和根本拒绝政治斗争，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不承认工人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本世纪初，捷克无政府主义日趋活跃，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捷克资产阶级亲奥匈帝国的政策。此外，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态度，特别是它的错误的民族政策，不仅使许多工人迷失方向，也使许多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如哈谢克、弗·什拉麦克、弗·格尔内尔等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03—1907年间，哈谢克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公社》任编辑，并为工人们讲课。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写文章抨击帝国的黑暗统治，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与丑恶；另一方面，他更加以个人行动去反

对那个腐朽、没落、黑暗的社会。他不是撕毁当局戒严令的布告，就是击碎政府机关大楼的玻璃窗，或者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帅克一样，干过不少令当局啼笑皆非的“妙举”，比如帝国大搞什么议会选举之类的活动，哈谢克也来组织一个“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微小进步党”，他任主席，并在“野味酒家”发表“竞选”演说，猛烈抨击当局搞的那套虚假的东西。他的竞选演说竭尽挖苦之能事。从他以海阔天空的历史掌故开场到具体如何交纳党费，整个这桩事儿就是一场闹剧和辛辣的讽刺。“……哥伦布，当他准备从西班牙漂洋过海去发现美洲时，他在起锚的最后一刻宣布说，‘凭无谓的空谈和华丽的言词是发现不了美洲的。’……我们也决不用无谓的空谈和华丽的言词来进行决斗，就像我的先辈哥伦布说过的那样。”接着哈谢克向选民介绍了该党的整个宏伟纲领及其各个章节：1)重新实施奴隶制。2)大楼看门人国有化。3)为动物恢复名誉。4)成立愚钝议员的国家教养机构。5)实施严刑拷问制。6)神父的不可侵犯性。(最近在晚报上说到：某某神父因强奸学龄幼女而受到惩处。为了维护神父的道德声誉，应严禁报刊登载这类事情，违者严加惩处。报道神父的事情须经教会谘询团的批准。)7)强迫推行酗酒主义。(这一条文包含着多么甜蜜的魅力。)哈谢克说入党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要有幽默感，其次是

自愿交纳党费。申请入党的手续是：举起拿着钱的手，然后放下，把钱交到稳稳当当站到你面前的托盘里。当哈谢克演说得正带劲时，下面选民中就有人嚷道：“哈谢克，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克朗还给我呀？”又有人嚷道：“哈谢克，兹维辛纳先生说：压啤酒的摇手不转啦！”哈谢克非常机灵和庄严地回答说：“请别把皇冠扯到我们的争论中来！”

（捷克文中，“克朗”与“皇冠”是同一个词。又在奥匈帝国的议会上有个惯例：演说者在发言中不得议论王朝，即不得涉及“皇冠”之事。）“微小进步党的先驱之一，伽利略先生曾经对我说，‘毕竟还在转着哩！’波辛卡小姐，再给我来三杯，给马哈两杯啤酒，给……这就证明伽利略的话是对的，‘毕竟还在转着哩！’由此可见，我党是善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关心选民利益的。”后来哈谢克告诉别人说，他组织这个党，并发表演说，“此举乃为该酒家招来生意。”

哈谢克的那种冒险生活、漂泊游荡，以及与警察的冲突成了他反对奥匈帝国社会秩序的一种抗议方式。他对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起哄和人群聚集的地方最感兴趣不过了。一遇这种场合，他就立刻冲到前面去，高声起哄，讥讽嘲笑，说俏皮话；情况不妙时便装成傻子，溜之大吉。警察局里有他卷宗一大叠，都是他街头“不满”行为的记录。这些行为有属他那好动不安静的、喜

欢弄个恶作剧的气质的一面，但有些却有着深远的涵义，例如：“1906年6月12日清晨四点半，哈谢克擅自点燃黑麦街警察岗哨前的路灯，妄加评论说，灯台底下往往一片漆黑。”“1907年7月14日凌晨两点三刻，在维诺堡之水塔街鸣放玩具枪，破坏夜间宁静。”哈谢克的这类例子多不胜数。归根结底，这都是为了拆奥匈帝国的台。

哈谢克无一固定职业，任何正式职业他都未能坚持到底。他当过一阵子临时编辑。但当时对社会制度不满的那一代人的典型的急躁不安情绪驱使他离开家乡去各处周游或者泡在酒店、咖啡馆里。他是布拉格最大的一个咖啡馆，即“联合咖啡馆”的一位“最常光顾的顾客。”在那里与一群放荡不羁的文艺家们交换观点、互通信息。“在无休止的争辩和讨论中产生了某种隐匿的社会舆论。”在那里，各自展现自己的个性，相互比较，阐述观点，结交朋友。“在娱乐和气氛中提炼出冲破常规束缚的诗意。”哈谢克在那个“百无聊赖、肆无忌惮的世界，一个不负责任、幽灵一般的虚幻的世界，一个烟雾缭绕和充满啤酒味的世界里”活动自如，他从来就十分厌恶那规定好了的一套严格冷静的作息制度和墨守成规的生活程序。他喜欢在酒店里接触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和素不相识的人交谈，关心他们的命运。日复一日，

哈谢克成了受人崇拜的偶像。他走在哪里，不管在酒店、饭铺、咖啡馆、酒吧间，人们都认识他，招呼他这个“布拉格的一个诙谐滑稽的乐天派，布拉格老酒家和小饭馆里醉得东摇西晃的宠儿，是‘快乐地拆这腐朽的奥地利的台’时期的一位幽默风趣的、惹人喜爱的偶像。”不仅大学生、文人、画家，连饭馆的领班、跑堂的，以及酒吧间的女招待……都欢迎他。他善于用言词，用充满欢乐和同情的亲切话语同人们交谈，帮助他们，传达他们的心声。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撕下世俗和宗教权威的镀金的面具。”他的这种批判和叛逆的精神，那时曾使周围的许多人震惊，当局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对他咬牙切齿。但他这个内心充满活力和决心，常以一声非常自信的“没关系”来对待生活中一切艰难困苦的人决心要向他们斗争下去，尽管常因“胡闹、扰乱治安”等罪名被拘留、罚款，甚至坐牢。后来，由于未婚妻的劝告，他才放弃了无政府主义。

不幸的婚姻

1906年初，哈谢克通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有钱的灰泥匠的女儿雅尔米娜·玛耶罗娃。雅尔米娜长得十分漂亮，那双眼睛特别机灵，看上去很俏皮，思想敏捷，是个聪明的姑娘。哈

谢克与雅尔米娜一见钟情，爱情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向雅尔米娜献去一首首的情诗，并十分乐意充当她的俄文教员。从大量的、具有普希金风格的诗信中可以看出哈谢克还很有些诗歌的天赋。然而他们的爱情并不顺利。雅尔米娜的双亲嫌弃哈谢克家贫；又惧怕他是个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满意他当时已是位有点名气的作家），觉得他生活太自由放荡了。为了爱情，哈谢克答应停止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规规矩矩生活”，勤奋写作，等赚到一笔钱后才去求婚。然而那个制度不帮忙，大量剥削作家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写一个短篇才付给两个克朗。哈谢克拼命写，到1910年每月能有一百八十多个克朗的收入，这下，雅尔米娜的父亲不再阻拦了，哈谢克盼望已久的幸福终于获得。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写了大量幽默、诙谐、讽刺短篇，同时也写了一些严肃的、颇有深度的政论性的文章，如《切尔洛瓦》就是关于斯洛伐克民族问题的及时、敏锐、针对性很强的评论。

哈谢克完婚后的第一年，即1911年，生活得很幸福，也是他创作的丰收年，他一下子写了一百零七个短篇和小品，其主题和题材大多与前相似，只是增添了写军队问题的作品，帅克这个人物形象最早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哈谢克还在《捷克话》杂志社任通讯记者的工作。